

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。  
试上超然台上，看一城  
花。烟雨暗千家。

——苏轼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

## 东坡的亭台楼阁· 妙迹奇名竟何在

■ 吴辰

### 超然台上，千古风流

苏东坡不仅是个文学家、政治家，更是个杂家，琴棋书画、金石文玩自是不在话下，在当时文人雅士所不愿为之的庖厨之事、土木工程等方面，苏东坡也颇有建树。在全国各地，有许多地方都有苏东坡主持修建的建筑，有些已经成为遗迹，而有些经由历代修复，存留至今，吸引着仰慕苏东坡的四方来客。

提起山东诸城，可能就连资深的“驴友”也未必一时能想起当地有什么景点，但如果说起密州，那恐怕连还在上小学的小朋友也会想起那句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古时的密州，正是今天的诸城。在苏东坡治下的密州，父老乡亲安居乐业，作为一方主官，苏东坡颇为得意。密州境内有北魏时期的旧台，倚城墙而建，紧邻苏东坡寓所。为便于登台远眺，苏东坡将其稍加修整，后常常与友人“放意肆志”，而放眼四方，虽曰观景，实为查政事，登高台可一览自己治下的密州，苏东坡的“超然”，或在于此。苏子登台，思太公齐桓旧事，想卢敖韩信典故……到底是弟弟苏辙最懂东坡，作《超然台赋》，以谓之名矣。

自苏辙将此高台命名为“超然”，其江湖地位也真的“超然”了起来，前有苏辙的《超然台赋》、苏轼的《超然台记》，后东坡又于此台之上写下了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《雪后书北台壁二首》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，不同诗作中寄寓着不同的喜怒哀乐，却留下了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“老病自嗟诗力退，空吟冰柱忆刘叉”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”等名篇佳句为后世所传颂。

出于对苏东坡的喜爱，后世人也常登临超然台，写出《聊斋志异》的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，年轻时也曾登上这座高台，观览苏东坡《超然台记》中所书的马耳山，感叹“学士风流贤邑宰，令人凭吊自徘徊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元末，有一位名叫李崇仁的朝鲜高句丽王朝诗人曾经来到中国，也被东坡旧事所吸引，登上超然台，作诗曰：“一片高台耸半空，摩挲短碣认苏公。风流人物今安在，寒雀疏林夕照红。”其诗多有化苏子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之意。

### 黄楼治水，情系万民

黄楼在徐州，而徐州古时常因黄河而遭水患，苏轼在离开密州之后，便到了徐州，刚到徐州，便赶上了一次大水灾。苏辙在《黄楼赋》中记道：“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，河决于澶渊，东流入钜野，北溢于济，南溢于泗，八月戊

苏东坡有云：“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。”他的一生也确实做到了如此洒脱。苏东坡暮年虽遇赦而北还，然而一路辗转，也并没为子嗣留下太多财物，但是，颠沛流离之中，苏东坡却在所经之处留下了不少亭台楼阁，为时人共享，任后人纪念，而后人又因着对苏东坡的怀念修建了更多建筑，累世迭代，蔚为大观。若苏东坡泉下有知，恐怕也会抚掌大笑，本是随性而为，无心插柳，奈何柳已成荫，且下自成行。



徐州黄楼。



惠州白鹤峰苏东坡祠。

戌，水及彭城下。”仅从这一串密集的文字中，后人就能想象到当时景象之危急，而苏东坡，这位平时悠哉悠哉的文士此时却“以身帅之，与城存亡”，他指挥民众有条不紊、齐心合力，共同抗击水患，并高筑徐州城墙，用木料筑起堤岸，水患旋解。

苏东坡冲在一线治水，可以说是置生死于度外，水退之后，百姓对苏子的感情又进了一步，为了铭记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，便在徐州东门上修建了黄楼，黄楼者，之所以以“黄”名之，是由于此楼因治水而生，便“堽以黄土”，取“土实胜水”之意。

黄楼建成之日正值重阳，苏东坡邀请众宾客登楼相聚，俯身下视，仍见当日水患的遗迹，一些被水流冲来的树根仍挂在树上，而枯死的螺蚌还躺在岸边，不禁令人唏嘘。收拾心情，苏东坡邀请朋友们饮酒赋诗，并把弟弟苏辙所撰

写的《黄楼赋》刻在了石头上。苏东坡显然对水患仍是心有余悸，“去年重阳不可说，南城夜半干沓发”，而座下宾客则一面盛赞苏子爱民如子，一面惊异于黄楼的巍峨，郭祥正有诗云：“君不见彭门之黄楼，楼角突兀凌山丘。云生雾暗失柱础，日升月落当帘钩。”而在这巍峨的高楼背后，则是“苏刺史”为君分忧、为民尽责的一片赤诚。在黄楼上，秦观、贺铸等人都留下了自己的诗句，高楼虽高，然而苏子之德高若山岳，令人仰止。苏东坡本人对徐州治水一事也十分骄傲，在一段时间之后，他还念叨着“异时对，黄楼夜景，为余浩叹”呢。

数百年后，作家林语堂在书写《苏东坡传》时，专门辟出一章曰“黄楼”，可见此处楼台在苏东坡生命中的重要性，而如今，人们到徐州时也一定会前往黄楼去瞻仰东坡遗泽，文人骚客竟能行禹王之事，这也堪称是一段佳话了。

### 白鹤居中，造化作弄

苏东坡命途多舛，在被贬谪的路上，他不得不告别了超然台、告别了黄楼，告别了书生意气、少年轻狂以及前半生的功业，也不得不告别百姓黎民



把酒問青天

苏轼知密州  
(1074~1076)

对自己的爱戴与不舍，不觉中，只身飘然到了惠州。

惠州东江边有一白鹤峰，白鹤峰上有一块空地甚得苏东坡之心，苏子几乎是倾其所有，买下了这块可以聚族而居的地产。苏东坡将房子分出了二十个室，将厅堂命名为“德有邻堂”，将书房命名为“思无邪斋”，而这整个一处居所，则因白鹤峰得名，曰“白鹤居”。想必此时的苏东坡已经生出了终老惠州之意，自己只愿意做一只闲云野鹤，不愿再去过问那些人世间的的是是非非了。

苏东坡在经营白鹤居时不可谓不尽心，或许是他觉得自己已是垂垂老矣，在选择庭院树木时，他甚至不愿从树苗栽起，虽说是十年树木，可苏子已经无力再等十年。比苏东坡更着急的是王朝云，虽然只是侍妾，但她与苏子早已是忘年的知己，至于“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”这样的话，恐怕也只有王朝云能够讲得出了。此时的王朝云，和苏东坡一起南迁惠州，在白鹤居即将修成之际，却因水土不服抱病辞世，这给苏子造成了巨大的打击，苏王两人相知，白鹤居中不知有多少设计是为了王朝云，而终究，她还是没能住进新居，可堪一叹，后人为了纪念王朝云，往往将白鹤居称作朝云堂。

而至于苏东坡本人，则欲终老惠州而不可得，在入住白鹤居之后仅仅数月，便又被贬谪，这一贬，就到了琼岛海南，虽然成就了海外东坡的一段传奇，但白鹤居中苏子与王朝云的际遇却实在是令人扼腕。有些建筑，其意义不在于巍峨高大，而在于修筑者的用情至深。

苏东坡曾说：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，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”苏子所留下的建筑，说到底也不过是“物”之其一罢了，但是，有了苏子的德与情，这些建筑便不再是俗世间的死物，而是一种生命与文化的寄托。固

2009年重建的超然台前的苏东坡塑像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